

湘人

9月初,在重工时代筑梦剧《麓山之歌》热播之际,其原著小说《重中之重》正式与读者见面。

《重中之重》是湖南首部描绘重工业创新发展、转型升级的小说作品。该书以湖南装备制造为背景,展示了湖南践行“三高四新”战略的

怀赤诚初心,铸重工荣光

——关于《重中之重》的二三事

生动实践,书写了传统重工业从“制造”到“智造”的蝶变之路。

小说中,在智造转型的大潮下,国有上市公司麓山重工进入改革深水区,面对自身智造转型升级挑战和国际行业巨头的伺机围猎,麓山重工直面困境、坚守主业,最终凭借两代重工工人攻坚克难,勇与世界工程机械巨头“争锋”,最终实现了创新智造、脱胎换骨。作品力求将个人梦想与时代风云热烈交合,将人物成长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,是一部反映新时代湖南及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历程、展示当代工人崭新面貌的精品力作。

《重中之重》不仅是一部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装备制造业困境突围、勇攀行业顶峰的创业史,也是一代代中国工人在党的领导下怀着赤诚初心、驰而不息的奋斗史,更是对大国工匠怀初心铸荣光的“工匠精神”的致敬。

《重中之重》也是献礼湖南制造业、献礼中国重工、献礼党的二十大的至诚之作。

小说题材十分新颖,是国内近年来较为罕见关注重工业发展的重大题材作品。我国有2亿技能劳动者和5800万高技能人才,但对中国工人群体关注的作品却不多见,同时,中国工业近年来所走过的荆棘满途的改革和“智造化”道路也鲜少有人书写记录。这本小说的创作以“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史”与“聚焦主业”两条主线为核心,力求真实还原重工业工厂车间、产品制造、机械设备等每一个细节,聚焦企业家、科研人员、一线工人的真实故事,也必将将科学家精神、企业家精神、工匠精神穿透“重工”的坚硬壁垒,传播给更多的人。

作为小说的出版方,湖南人民出版社快速响应,于8月上旬第一时间组成《重中之重》出版工作项目组,以确保观众能够“边追剧边看书”。

《重中之重》的作者,也是《麓山之歌》电视剧的编剧王成刚,他的代表作品《战旗》《怒火英雄》《奔腾年代》《希望的大地》《江山如此多娇》等,在央视、湖南卫视黄金档多次播出,颇具口碑,被誉为“书写家国情怀的金牌编剧”“时代风云的描绘者”。

起笔工业振兴,落笔时代画像。小说和电视剧的双重作者身份也让王成刚对作品的理解更

为深刻和生动。

王成刚在创作小说和剧本时,深入湖南多家重工企业,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采风,收集整理素材近百万字,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的工业制造业的崭新风貌,力求真实感和艺术感、想象力与故事性之间的平衡,将看似冰冷的工业“书写”得热血浪漫。

《重中之重》人物个性鲜明,对白精准优美,细节真实动人,情节生动曲折,充满了伟力与希望。书中“天才怪咖”卫丞、“强悍企业家”方锐舟、“热血工匠”金燕子等人物,呈现了重工行业中每一个人的精神世界,凸显了他们的家国情怀,诠释了重工人心中的那片星辰大海。麓山重工从资产重组、产业合并,到智慧工厂建设的经历,也是我国国企改革曲折、波澜、阵痛与喜悦的真实缩影。

工业制造业涉及许多专业知识和行业背景,但《重中之重》把宏大的重工业题材,用接地气、有温度、更易读的形式展现,几乎可以覆盖所有的读者群体,是一部“新时代工业”题材的扛鼎之作。

《重中之重》,王成刚著,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)



读有所得

残雪《水乡》中的异境

张伟

继202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后,残雪最近又斩获世界华文文学奖,这是一个华人世界的重要奖项。

不过,作为世界级的中国作家,残雪在普通读者心中的存在感很低。很多人没有读过她的作品,读过的人也觉得她写得“怪”。其实残雪很擅长写心境,写抽象的感觉。像这种主要描写心境和自我意识的作品,中国古代作家里也有,比如阮籍、李商隐。“阮旨遥深”,阮籍的《咏怀诗》是出了名的难懂。李商隐的《无题》诗也是让人如堕云雾。然而,不得不承认,阮籍和李商隐的诗都写得极好、极美。

为什么读不懂的东西却让人觉得有美感呢?这是因为诗人根本没说什么具体内容,也没打算要告诉读者具体什么事情,他只是在讲述一种心境。心境这种东西,若把它坐实了,反倒空洞,不灵动,也就谈不上什么美感了。把抽象的情绪用语言表达出来,呈现出一种极致的美感,这正是残雪所擅长的。

残雪的《水乡》,表现了一群人超越死亡、寻求乐土的故事。洞庭湖畔的野鸭滩就是这个生命和艺术的乌托邦。作为生命的乌托邦,主要是指超越死亡的永生之境。大部分来这里的人都有经历过死亡的感觉。书中关于水乡与死亡相关的描述,表明来到此处的人都经历了一番与肉体欲望搏斗的历程。但外地人来到野鸭滩并不是冲着死亡,而是奔着一种令人激动的、刺激的新生活来的。对大多数来野鸭滩的人来说,他们并没有真正死去,而是进入了一种永生的意境,只是失去了对世俗生活的兴趣。残雪让他们经历死亡的恐惧,只是由此让他们摆脱肉体与无休止的欲望,进行超脱性的创造,获得新生。

与一般作家认为死亡是悲惨的结局不同,残雪笔下的死亡带有一种极致的美感。在《水乡》之中,死亡意味着进入新的乐土和天堂。与此同时,水乡又是一个充满着阴谋、挣扎、搏斗、交锋的所在。人们从斗争中获得更多的快乐,收获更大的勇气。

水乡也是艺术的乌托邦,是残雪从潜意识的异境中创造出来的艺术世界。残雪将奔赴水乡的主体置于“死”的绝境中,描述主体经历的由生到死到永生的过程,这个结构与但丁《神曲》中主人公从地狱、炼狱到天堂的过程有着高度的精神契合。在《水乡》富有暗示性的自我意识的升华,“从自发冲力有意识地探讨,再到自觉地创造的历程”。《水乡》写的既是人本身的故事,也是艺术家突破世俗的障碍,通过心灵的冒险,找到灵感,以精妙的方式表现心灵幻境的故事。因而水乡的“天堂”并非宗教意义上的“天堂”,而是艺术的“天堂”。残雪在深度上挖掘了文学的表现力,将不可捉摸、难以表现的潜意识以“死亡”——“永生”的形式,通过精美绝伦的故事表现出来。

残雪为什么要让《水乡》中的人物经历死亡,才能到达永生的意境呢?或许可以从但丁的《神曲》中找到答案。她在解读浮吉尔“你必须走另一条路”时说:“所谓‘另一条路’就是无路之路,它是人凭着蛮力和勇气在空虚中打开的通道,也是人执着于远古的模糊记忆而树立的信心。”只有富有“断崖”精神、不安分的人,才有资格配得上这份荣耀,才有资格真正抵达艺术。

这也是对艺术家的要求。艺术家倘若要突破传统的桎梏,开启新的艺术探索,追求新的艺术境界,必须是“不安分”的,要有豁得出去的勇气,敢于摆脱自我,才能达到艺术的极致。

残雪早期文学作品中,充斥着一种紧张感,作品中的主人公大多有一种强烈的异类感。但《水乡》的永久住民是“同一种类型”的人,他们在湖区获得了高度的精神满足。《水乡》的精神气质是神秘而乐观的,由此也折射出了残雪创作心境的变化。不过,和解并不意味着妥协,即便在野鸭滩这块乐土上,也有争斗、阴谋、交锋。《水乡》既有世界性视野,又有个性化、本土化的呈现,突显了不畏困境、勇于挑战的乐观主义精神。这部小说是残雪对中国当代文学新的重大贡献。

《水乡》,残雪著,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)

悦读



好书摘读

报秋

宗璞

似乎刚过完了春节,什么都还来不及干呢,已是长夏天气,让人懒洋洋的像只猫。一家人夏衣尚未打点好,猛然却见玉簪花那雪白的圆鼓鼓的棒槌,从拥挤着的宽大的绿叶中探出头来。我先是惊,随即怅然。这花一开,没几天便是立秋,以后便是处暑便是白露便是秋分便是寒露,过了霜降,便立冬了。真真的怎么得了!

一朵花苞钻出来,一个柄上的好几朵都跟上。花苞很有精神,越长越长,成为玉簪花模样。开放都在晚间,一朵持续一昼夜。六片清雅修长的花瓣围着花蕊,当中的一株顶着一点嫩黄,颤颤地望着自己雪白的小窝。这花的生命力极强,随便种种,总会活的。不挑地方,不拣土壤,而且特别喜欢背阴处,把阳光让给别人,很是谦让。据说花瓣可以入药。还有人来讨那叶子,要捣烂了治脚气。我说它是生活上向下比,工作上向上比,算是一种玉簪花精神罢。

我喜欢花,却没有侍弄花的闲情。因有自知之明,不敢邀名花居留,只有时要点草花种种。有一种太阳花,又名“死不了”,开时五色缤纷,杂在草间很好看。种了几次,都不成功。“连‘死不了’都种死了”,我们常这样自嘲。

玉簪花却不同,从不要人照料,只管自己蓬勃生长。往后院月洞门小径的两旁,随便移栽了几个嫩芽,次年便有绿叶白花,点缀着夏末秋初的景致。

我的房门外有一小块地,原有两行花,现已形成一片,绿油油的,完全遮住了地面。在晨光熹微或暮色朦胧中,一柄柄白花擎起,隐约如绿波上的白帆,不知驶向何方。有些植物的繁茂枝叶中,会藏着一些小活物,吓一跳。玉簪花下却总是干净的,可能因气味的缘故,不容虫豸近身。

花开到十几朵,满院便飘着芳香。不是丁香幽香,不是桂花的甜香,也不是荷花的那种清香。它的香比较强,似乎有点醒脑的作用。采几朵放在养石子的水盆中,房间里便也飘散着香气,让人减少几分慵懒,让人感到心里警惕着:秋来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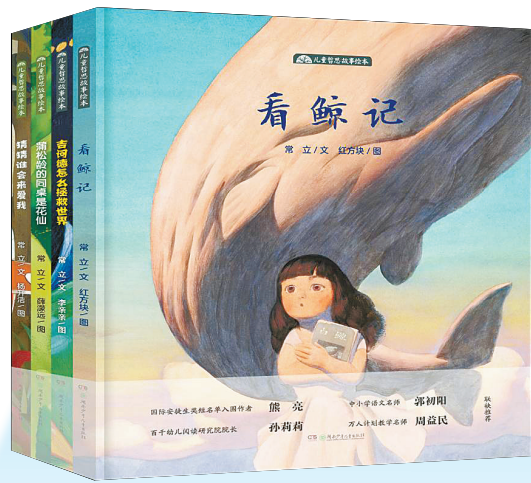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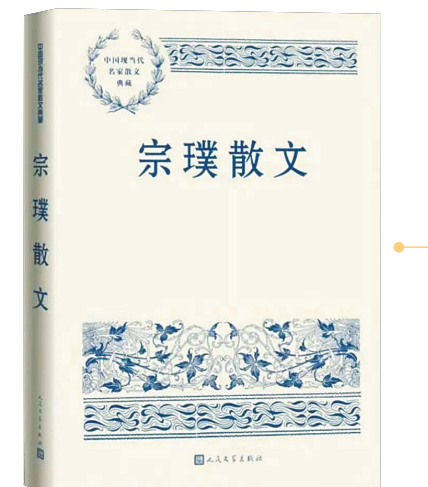
秋是收获的季节,我却两手空空。一年两年过去了,总是在不安和焦虑中。怪谁呢,很难回答。

久居异乡的兄长,业余喜好诗词。前天寄来南宋词人朱敦儒的那首《西江月》。原文是:日日深杯酒满,朝朝小圃花开。自歌自舞自开怀,且喜无拘无碍。青史几番春梦,黄泉多少奇才。不须计较与安排,领取而今现在。

若照他译的英文再译回来,最后一句是“认领的意思”。这意思有,但似不够完全。我把“领取而今现在”一句反复吟哦,觉得这是一种悠然自得的境界。其实不必深杯酒满,不必小圃花开,只在心中领取,便得逍遥。领取自己那一份,也有品味、把玩、获得的意思。那么,领取秋,领取冬,领取四季,领取生活罢。

那第一朵花出现已一周,凋谢了,可是别的一朵一朵在接上来。圆鼓鼓的花苞,盛开了的花朵,由一个个柄擎着,在绿波上漂浮。

(摘自《宗璞散文》,宗璞著,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)



书里书外

经典的呼召

——谈谈《儿童哲思故事绘本》

郭初阳

将来或许会有一部全新的《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》,四册《儿童哲思故事绘本》当在里面有一席之地,以其立意不凡也。何处不凡?不凡在于作者怀着大学问,做小孩子的事情——用慈绳与爱索牵引着小孩子走进文学经典。

儿童不单单只读儿童文学,因为经典文学向一切年龄的人敞开。但经典那么高,孩子那么小,怎么够得着呢?各路行家,自有办法。兰姆姐弟的方法是改与缩,将莎士比亚用于演出的剧本,改写成《莎士比亚故事集》,用跌宕起伏的情节把小孩子深深吸引。蔡志忠的古典漫画系列,以漫画的亲合力,缓解了文言阅读的沉重障碍,让孩子们与先贤比肩而行。

《儿童哲思故事绘本》的作者常立潜思默想了几年,独辟蹊径,让文学名著里的角色走出栖身的那本书,进入全新的儿童哲思故事,可谓文心玲珑。就这样,孩子们在绘本故事里就能认识堂吉珂德、亚哈船长、小精灵迪克、蒲松龄等,轻轻松松,简简单单。作者的立意并不止于此。他让名著角色走进儿童故事,带着生命的呼吸,还要让儿童故事与对应的名著跳动着同样的脉搏,此法没有先例,无以名之,强名之曰“名著精神”。

《堂吉珂德》里有两个世界。愁容骑士在骑士世界里追求真理、除暴安良,在现实世界里磕磕碰碰,处处闹笑话。《吉珂德怎么拯救世界》里也有两个世界,小主角在童话世界里解救被女巫变成青蛙的孩子,勇斗吸血鬼王、独眼巨人、恶龙……而他在现实世界里不过去一趟超市,不小心掉进了工地里的一个窨井坑。平行结构,前后呼应。

《白鲸》之魂可以用四字概括——追击至死。亚哈船长被拖入大海前的最后宣言,何等悲壮:“孤寂的生和孤寂的死!啊,现在我觉得我的至高的伟大就寓于我的至高的悲伤中。”

《看鲸记》里的小女孩一样对白鲸魂牵梦绕,苦苦追寻中,也仿佛经历了一次小小的死亡。“我醒来的时候,发现自己在一座白色的岛屿上。

这是一座会移动的岛屿……不对,是你吗,白鲸?”《看鲸记》里的白鲸是一种广大的善,宽阔轻盈如白云,游戏在天国乐园里。而故事的开端是一则现实新闻:一头鲸的搁浅。

《仲夏夜之梦》的精髓是爱的魔法——三色堇花汁滴入眼睛,被滴者醒来就会爱上第一眼所见之物。《猜猜谁会来爱我》里,妈妈爱上了一只蜘蛛,爸爸爱上了一朵蒲公英,双双爱上了又又……魔法之后的爱,融化了坚冰,打破了僵局,带来了家庭的幸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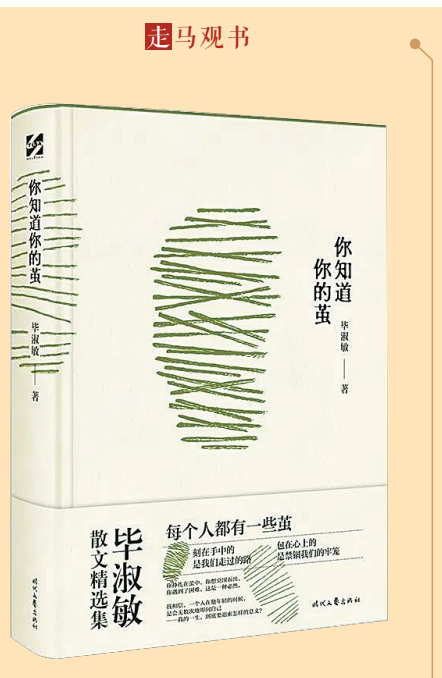
《蒲松龄的同桌是花仙》的开头是这样的:“蒲松龄是个小学生,在芳草地小学读书,大家都说他是那个怪小孩……”随着故事的展开,读者看到了书里的白鱼,看到了花仙降雪……在奇异的场景里,带来了美好的人间感情,令人留恋。《聊斋志异》丰富奇特的艺术想象,不是将人引向虚无缥缈的天国,而是教人俯视满目疮痍的人世,同时又充满希望地要改善这人世。

儿童文学不是幻想,而是以自己的方式来反映现实,学术素养深厚的儿童文学作家,都不惮于在书里涉及当代生活。《夏洛的网》第九章里,E·B·怀特写道:“你有没有听说过纽约市的皇后区大桥……你知道人们花了多久才造成?整整八年。”《纳尼亚传奇》开篇,C·S·路易斯就告诉读者:“这个故事说的是大战期间他们躲避空袭,离开伦敦,被送走时发生的事情。”

《吉珂德怎么拯救世界》里男孩掉进工地窨井坑后的自救,《看鲸记》写了在日益恶化的环境里的鲸的搁浅,《猜猜谁会来爱我》中二孩家庭的矛盾……不都是在现代生活里常常上演着的实况么?

这四册《儿童哲思故事绘本》能人也能出:名著角色与名著精神,可谓入也,目的是让儿童与经典衔接;现代价值与现代观念,引而出之,目的是让文学与现实勾连。王国维的出入说,可为这套小书作一总结:入乎其内,故有生气;出乎其外,故有高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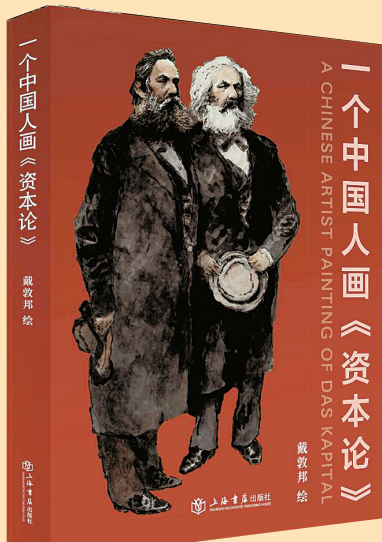
《儿童哲思故事绘本》,全四册,常立文、红方块、李亲亲、薛濛远、杨开洁 图,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)



《你知道你的茧》 毕淑敏著,时代文艺出版社

每个人都有一些茧,刻在手上,包在心中,撕碎这茧,没有外力可供支援,只有靠自己。

本书为毕淑敏散文精选集,根据“爱恨”“事业”“自我”三个主题线索编选85篇经典散文,字里行间寻找着“人究竟如何才能构建自己辽阔的精神宇宙”这一问题的答案。作品纯粹真挚的文字激发内心力量,倾听我们的过往,安慰我们的苦痛,启迪我们积极地面对生活、善待他人、善待自己。



《一个中国人画(资本论)》 戴敦邦绘,上海书店出版社

戴敦邦先生自2018年起以八十高龄着手以传统中国水墨画,“图解”马克思经典巨著《资本论》。经过近三年的不倦耕耘,终于完成这一鸿篇巨制。

这是他继《古典文学名著画集》《中华民族人物谱》等系列作品后,又一令人耳目一新的精品力作。本书汇集了《资本论》三卷绘本,且含有多个局部细节图,并配有解读文字。通过这个图文本,可以略窥《资本论》之一二,以及感受一位老艺术家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。